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八

集部

陵陽集卷二十一

元 牟巖 撰

劄

賀陳倉赴召劄

簡在清衷倣頒嚴召見知則說廼疇四牡之功式遄其
歸爰趣八鸞之覲仁賢進矣氣類翕然某官世出詞家
朝之治表香風一道皆蘭芷之芳菲皎日寸丹願江淮
之清晏久勞使指益懋眷知謂汲直當在于拾遺而仲

舒最宜於為誥屬輜軒之循部乃急詔以喚歸治舍人
裝詣行在所九重虛佇趣之至四輩之馳多士共期決
然居兩制之選悚觀奎筆入告宸猷某辱附門墻喜聞
綸綍願如為賈之後賀無以自文若曰文子之同升則
又何敢

回何尉劄

屈公以望此府久矣貪賢取人而拔其尤庶幾報國非
相為賜何謝之云某官經緯之全淵源之正自足幹干

釣之龍鼎濶步一時亦嘗舞丈二之蛇矛錐風四面越
自紅旗之破賊坐消赤子之弄兵未遂疇庸姑煩贊畫
頗有此客否正自不凡乃欲相吏耶居然可敬况方興
文武共弱之嘆蓋所謂聖哲不足之時是宜輻輳於上
前來許寶橫于道側且將大任聊復小陞某自笑寸莛
初無強翦文僖尤喜得尹師魯東坡不忍負李直方
效古靈豪之品題不知量也繼來石磯之勲業還以贈
之

賀李運使赴召劄

誕布溫綸肆膺嚴召遠有禮樂皇華之使久矣逶遲朝
無耆艾白首之儒孰其顧問仁賢進矣誦詠翕然某官
善類羽儀詞林根抵前茅後勁獨奏磔妖之勲左粥右
饘人蒙免糴之賜賢勞允懋睿簡益隆太史久滯于渡
湘仲舒雅宜于為誥果招旌之特下亟馳傳以喚歸治
舍人裝詣行在所上心虛佇趣之至四輩之多除目懽
傳決然居兩制之選徑從禁角平踐政塗某辱附高門

幸逢盛事鳳凰覽暉而下已治表之可覘燕雀賀厦之
成愧慶函之良後

賀浙西黃安撫劄

冠儀計省晉領神臯江左之有夷吾方高人望西都之
用黃霸尤賴尹釐贊書初傳舉國交賀某官識高見卓
學博用周平生曾南豐獨得文章之派不比大老范有
偉經濟之胷文武而有威風俊傑而識時務自膺臬任
屢奏膚功征謀治法之兼明義實仁聲之旁聳雖護北

門之管鑰厥任方隆然制西事于廟堂此言當念宜宸
衷之簡在爰峻旨以趣歸左翊右馮姑少煩于彈壓一
食二貨亦坐究其源流繇省府乃踐于政塗蓋祖宗具
存于故實靡湏溫席即聽揚廷京兆逼雲霄已獨高于
綦步尚書踐台斗行遂副於僉期某夙荷殊知竦聞新
渥適聞濤江之遠愧旅賀之莫前瞻言厦屋之成尚垂
庥之是賴

賀董都丞劄

顯被華褒肆頒異數晉班東壁密聯上帝之圖書道旨
西樞遂邁侍臣之筆橐得輿之喜舉笏攸同某官抱負
瑰竒見聞殫洽名父之子夙推學問之淵源知兵之儒
見謂經綸之磅礴屬舉行于機廷用圖回于枚卜宜疇
夙望之賢俾為一老之助乃升寶締密侍籌帷惟承旨
視鰲禁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坳而對峙紹興趙子畫遂
兼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覬晉用以
究宏施

賀安吉任守劄

奏最澄江易填茗水爭杜公于境可知父老之懽然自
東坡迄今復見鄉賢之至止寬條誕布輿誦翕孚某官
粹玉方規盤根利器家聲偉甚蓋元符御史之後人治
行卓然訪西京循吏之遺意盍膺表選徑踐穹華惟此
邦率用名流在今日尤嚴宅牧端賴仁賢之重以幸畿
輔之民籀篆方開袴襦已詠扶風馮翊既歷試而有成
泰時甘泉即趣歸而徑上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三年上最一節趣還臥轍攀轅愁絕紫陽之父老持囊
簪筆即為碧落之從臣甫入修門峻躋華貫某疊聯雅
好倍切慶悰屬行色之倣裝輒菲儀而將意依依嫋嫋
蓋不勝折柳之情謹謹護持當共愛憇崇之羨

回錢安撫獄空劄

化決神臯詔嘉空圉辟以止辟庶幾刑措之風書且屢
書偉甚尹鑒之績和聲所被盛節以興某官職大司徒

領右內史為治行之第一已簡殊知問斷獄之幾何即
通邇列棲桁楊而不用寫琬琰于將來某伏沐貽函悚
觀拓本濃墨大字愧莫繼於頌聲茂草園扉喜亦同於
生意

答太平趙侍郎劄

日起

采石風清想騎鯨之正逸玉川雲冷叨致鯉之甚恩某
官荷橐穿班枌陰雅誼手書郁穆藹其前輩之風臺餽
豐隆逮此同僚之士某莫名所感亟拜而登裹飯而問

子桑敢當盛意下詔而徵黃霸惟切頌言

回送小錄劄

臚傳集仙殿企並世之魁躔頂戴千佛經修清時之盛事捐函下逮拓本寵頒竊觀濃墨大字之所題深愧新學小生之亦與襲藏惟謹銘感曷深

回南省諸鄉人登第請劄

泥金姓字方幸蜀珍之有人銜袖文書忽聯趙壁而過我且以互鄉之晚出獲依峻甲以同升猥見牽聯俾陪

容與荷眷私之甚厚豈謏陋之敢當執牛耳以主載書
夫孰踰于公者附驥尾而致千里尚加惠於兒曹

回趙園令劄

隆指是將幸托鳴珂之庇高情良厚首勤枉翰之臨朶
切感藏薄言控謝某官器宏以遠玉粹而溫卓爾不羣
夙共稱于大雅卑以自牧尤深執于好謙粵粉省之蹇
華久琳宮之均供捧酎而見宗廟式昭助祭之勤賜膳
以親弟兄行茂均釐之渥宸綸亟下齋鉞徑躋某未遂

投閒偶叨乘傳凜莫稱咨詢之職胡敢當慶問之貽曾
璫報之弗周尚錦歸而亟謁

賀洪帥兼倉劄

絲綸誕頒臺閣竝建卻縠之謀元帥方畀中權太史之
上會稽爰修平準便蕃異數布護懽聲某官學博用周
德全能鉅使華帥領兼數器以有餘惠氣威聲達四封
而尤鬯星明胃南之積廩澤及天下之函生某自謂陳
根欣傳新渙聞厦成而賀第切懽悰修郊輅之恭仰留

侍慶

回洪帥謝宴劄

位不同禮亦異敢邀法從之名躔謙自牧尊而光肯枉
元戎之小隊欲少見事長之意用輒忘躡等之嫌里詠
塗歌不足以寫盛德山饋野蔌不足以奉清歡竟席凌
兢旁觀榮詡謂南陽公賓客之盛於其主以可知嚴閣
老禮數之寬蓋斯今之未有方欲踵門而拜辱乃勤損
翰之下頌輕身以先匹夫曷當盛意衆人而報國士敢

昧殊私

賀洪帥入宅劄

穆卜剛辰肅臨大府文昌為帥府前羅祭戟之嚴州宅
似仙居坐得蓬萊之勝令方修于庭戶詔歸生于廟堂
某仰止崇墉盍攄慶臆燕雀之賀大厦其喜可知龜魚
之蔭新亭自今以始

謝洪帥宴劄

宴以示慈敢辱獻酬之禮歌而發德甚慙縑籍之詞敵

以下且莫當求之今而罕有某官經綸偉望文章當家
元帥聿臨如卻轂之說禮樂初筵有秩如衛武之謹威
儀遂令末至之踪亦與特招之命金石備設水陸畢陳
入三遜而後升所以示不慢不爭之教獲五善敢不拜
豈足堪爰諏爰度之詩若小人屬饜則有之與先生並
行則過矣闕爰居于九奏靈牝徒辱于蕪金某既用
戢藏尤深悚惕備樂而延秦子已頓有於光華辦香而
敬南豐第益勤于歸倚

謝福王請會劄

虎拜對揚天子之命幸際昌期鹿鳴燕樂嘉賓之心俾
陪盛禮極隆謙而下士出珍賜於上方御府分綃瑞筵
更翻于薰吹宮葩壓帽名香載實於寶奩醉飽以歸寵
榮無數某恐勤鈞重阻造賓筵爰居享九韶第益增于
眩眩台背俾千歲願彌祝於熾昌

回福王請宴劄

乾亨際會震夙開祥雲集紳縷共致三呼之祝天頒詔

旨載稱萬壽之觴茲伏披于鈞函猥被陪于盛典某自
惟千齡之希遇敢不百拜而祇承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鯉庭輯慶鳳闕疏恩樂善推東平勝衣授列侯之印好
學如中壘繙書照太乙之藜詔墨誕頒宗藩增重

秘撰

穆清茂簡論撰躋華奎壁之主圖書允為清選脈膺之
親兄弟宜舉舊彛綸綍肆頒庭闈增榮

賀福王生日劄

以殷仲秋誕彌厥月在壽星之次喜適應于歲行玩先
天之圖方益增于乾策御府駢羅于珍錫慶霄郁穆于
殊祥永膺正社之尊丕鞏宗彝之重某猥叨乘傳幸際
稱觴言采其芹輒效微忱之敬俾耆而艾願惟純嘏之
祈

賀洪尚書生日劄

二

峻極儲英揆初紀度香山未老曾賦文開八袞之詩萊

國篤生成誦少遜中原之主自今以始以莫不增某官
四海典刑兩朝壽俊傳斯文印記赤壁之前身與造物
遊挹洪崖之左袂無心出岫有詔自天屬方講于小郊
宜趣登于大老台背俾耆艾爰歌千歲之祥瑞寃聽咸
韶即與五人之列

明時輯慶初度題期月在斗牛之間適幾秋望數起角
亢之首是曰壽星蓬萊方沸于歡聲藥珠已傳于蜚詔
峻躋宥密永燕期願某夙忝登門欣逢薦掌校中元列

仙之籍但祝修齡致南豐一瓣之香輒伸微敬

回洪帥送生日劄

某叢爾寒踪安知初度雖男子始生之旦爰有垂弧然
古人已孤之餘猶不純采故此日每增于多感蓋頻年
彌切于苦心詎謂鈞慈特垂軫念有來介使賜以頌言
塵几蕭條忽有珊瑚鉤之照海圖圻裂俄驚綉錦段之
竒其在微賤實難蒙荷熾而昌耆而艾于自壽以何心
尊者賜賤者辭恐不恭之有謹已覩顏而登拜第茫背

以弗遑未既謝私尚儲謁侍

謝福山送生日劄

躔磨蝎之宮自憐微蹟廢蓼莪之什安識揆初詎意某
官下士而極勞謙懋德而勤小物寶函蜚逮照以陸離
之光列篚橫陳錫以庶多之品於昭盛禮惕若愚衷尊
者賜賤者辭何敢妨于嚴命熾而昌耆而艾願還致于
頌言

冬至送物劄

回諸郡

荔挺初生式應得輿之吉梅花遠寄嘗修賀厦之恭豈
意某官蜚畀函書記存節物詞華有爛益乎重緹之溫
貺施鼎來甚矣引玉之媿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增一
線之長正自憐于病况聽五更之漏願還致于頌言

洪帥冬至

復朋來之亨陽剛初長師在中之吉天寵宜承茂對昌
期徑登宥府某密依崇屏盍致慶私芹獻至微輒仰干
于主進雲氣多壽尚造筵於賓榮

回洪帥

企踐斗之班媿莫修于獻履援書雲之筆廼忽辱于貽
緘申錫貺儀有光節物况駢羅于品錯益昭仞于眷私
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枝頭春信肯分將驛使之梅夜
半灰寒自笑惟嬾殘之芋

福王

律起黃鐘已應浮葭之候位隆赤社宜膺戩穀之祥剛
長順乘壽域永介某密依宏庇盍致慶私

回安吉守

南至日長甫測丈三之影右扶風近宜膺第一之褒方
輯慶函已紆謙柄某官霞光之綉露寒之冰畫戟凝香
坐看諸縣豐登之樂翠綉鳴玉尚憶去年供奉之班方
簡在于御屏即飛來於詔綽禁塗直上扇影徐開某隄
企州門欣聞輿誦會八能于前殿悚聽徵書繼六客之
後塵敢忘拜貺

回淮東總領

紫宸天近用亞歲儀金堂月高持少府節宜乘剛旦茂
輯蕃釐某官和氣緹溫清姿冰潔王人序諸侯上已茂
賢勞公輔在兩社間厥惟世踐佇膺詔綽歸俸御庥某
未克馳緘首蒙賜翰北府可飲兵可用亦既登嘉西平
有子我有臣敢忘善頌

歲節送物劄用回寶慶程守

泰道始亨未獻辛盤之頌謙光下燭首蒙子墨之榮如
被陽和自慙臯後某官清芳冰映雋采春華地重寶籒

暫擁燕香之樂天頒璽詔即歸豹尾之班綏福履于新元
假寵光于敝邑某敢當好語祇佩高情爆竹聲中笑甫
休于行役金幡影裏尚顙毗于賀私

回鄰郡

天又回杓是謂三朝之會地加錯繡甫修一介之彛豈
謂某官德婉陽規誼高風槩梅花歲晚肯憐寒谷之孤
芳椒蒼春濃特寄新元之善頌申之貺遺絜若情文某
既拜而登莫名其感亟少伸于謝悃弗重列于慶言

回平江倪倉

斗觴龍角方共企于奎躔春入轡絲爰載馳于使傳况
在右扶風之近宜膺內君與之亨首奉宸奎峻躋禁甬
尚念冰曾之末分頒齋穰之多三壽作朋願敬伸于善
頌五漿先饋惟益佩于盛心

回安吉守

龍觴斗柄方舒紫宙之和鹿畫車輻爰輯蒼蒼之瑞宜
多壽祉以介仁賢某官襟度瑰明詞華藻麗人孚條教

共歌凝香森戟之詩天錫褒書已懋增秩賜金之渥盍
從元會峻陟禁塗某密藉宏庥實懷善類未能與旄倪
之列共聽班春所願托賓客之餘亟聲賀厦

端午送物劄呈福王

飯同水餅不知節物之臨玉唾銀鈎忽被謙函之寵橫
陳珍錯昭示眷私進五時圖諒方膺于龍渥祝千歲壽
願仰致于熾昌

福王

奏薰吹之五絃來從殿角開昌華之九節宜泛宮壺竊
效獻芹之意尚冀矜容載歌俾艾之詩第勤誦詠

洪帥

夏以五書式表端陽之盛晝當三接宜膺寵數之新蒲
獻雖微芹忱攸寓倘特蒙于領錄實信有于欣榮入和
虞絃方大為天下之福近依楚畹庶不致小人之歸

回慶元守

衆人醉我獨醒方欽高躅一紙書賢十部薰被匪頒遠

自蓬萊光生蒲泰傾銀注瓦共挹清香切玉浮金遂成
佳節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飲美酒讀離騷莫當此意
歌微涼坐殿閣即以公歸

回鎮江趙總領

香羅疊雪馳頌天上之恩榮玉壺清冰分餉人間之奇
絕北府固知于兵勝昌歌尤見于味同飲美酒而讀離
騷真成奇事詠微涼之生殿閣快問歸期

七夕送物劉用回福王

石梁天津御新涼于霄外雲章錦段畀大巧於人間遂
令極陋之踪亦被珠珍之賜敢不重拜亦既黽勉以登
嘉雖則七袞未喻輪囷之懷感

重九送物劄呈洪帥

坡老在彭城之秋重修舊事忠獻鎮鴈門之日最愛晚
香宜獻壽觴以對嘉節茱萸健在弟仰祝于修齡菊把
蕭然敢敬修于微贄

回福王

開三三之徑帳已動于歸情祝九九之齡方欲修于微
贄首勒鈞翰仰佩謙隆燦列品之前陳於昭厚意亟整
冠而下拜莫喻感私

福王

天開北闕分來萸佩之香地近南陽宜飲菊潭之壽適
逢佳節盍致寸忱自慙籬落之微蕭疎莫掩遣侑糗餼
之末麾頓是祈

送丞相折俎劄

宸筆趣行夏車入覲頌聲歡動可知四方萬里之情禮
貌優加參用兩日一朝之典肅紳綏而迎勞開閭闔以
祥延某偶忝臬司夙陶鈞播幸親逢于盛事盍少輯于
慶私宰相禮絕百寮何敢捧觴而進上公享用九獻輒
伸棖俎之儀

陵陽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九

集部

陵陽集卷二十二

元牟巖撰

祭文

祭梓潼文

粵西日之蒼涼兮珠玉不脛而北走神朝發乎七曲兮
夕余至乎帝所嗟九州之博大兮何必懷乎故都睠都
梁之醇龐兮山川莽其回互紛莎草之被堤兮又蕙蔭
之盈室詔鸞鶴以服輶兮曰此焉兮止息嘉歲年之豐靖

兮羌不知其神之力誰忽幻此怪妖兮蔽幽篁而不見
日狐九首以晝嗥兮驅豐隆使攘除神輔帝之不殺兮
樂千里之安堵爰亭壇之是經兮洞虛明而軒翥揭嘉名
以冠顏兮植羣芳而羅廡歛雲旂之晏娛兮澹容與乎
壽宮儼多士之在庭兮陳椒醑以薦衷命餘觴以沾丐
兮介景福之昭融蔚斯文之燭興兮與茲山其無窮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堂堂蜀公四朝老成越兩太史元

祐紹興至公二難益光前聞長公骭骸特立獨行古之
遺直位止列卿物望在公身任典刑維公素履金玉準
繩若不勝衣退馬循循而中所守甚似其兄蜀公之正
太史之淳帝在東宮早聞公名自請光皇以為之賓見
輒改容唐鑑之孫迨于訪落仍侍熙明從容密勿言忠
誼醇譬之珠玉光景不生潛利陰益山川晶熒帝曰咨
公往重斯文撤棘弓去勉留莫能授鉞東甬公母久勤
二府虛席佇公延登云何不淑遽隕元身當宁太息奪

我蓋臣嗚呼善類夜艾疎星又弱一个龍蛇何屯山澤
之臞骨堅氣清乃不壽艾此理莫詢某也無似辱知公
昆不鄙孺子教載之恩公念疇昔拊我甚溫露章推轂
有味其言竭為此來往別公門公慘不怡歲晚重分我
以書詞曠不嗣音訃音遠傳駭嘆失聲因循唁問負愧
平生寓詞千里雞絮薄陳公而有知尚鑒厥誠

祭陳司法文

嗚呼年盛氣壯車堅御良中道折軸云何不臧維母之

思匪身之疚泣血柴瘠其死以孝母先子後丹旌翩翩
至此極耶嗚呼其天輶車云返卮酒以告魂而有知母
怛遠道

祭楊觀使文

岷峩慘悽前輩日逝曉月長庚在者其幾國有喬木世
臣之謂文獻所證典刑所寄存乎其人豈計爵位於維
我公克弘且毅老圃之孫克齋之子兩翁在昔國之元
氣偉節高風抗眎一世聞者至今凜凜生意公實象賢

續武嗣事制行如玉遺榮如介漫仕平進甫及半刺我
懸我車曰此先志朱轡是錫珍館是昇繫之維之其志
未遂公志未遂公請不置名利之腴趨者日靡聞公此
風其願有泚公位雖卑世道攸繫婆娑丘園黃髮兒齒
子孫環列福履順備平生對越浩乎無愧昔有高蹈蜀
景仁氏不以憂患而易富貴聰明強健飲酒樂只涑水
有言神相豈弟公視景仁其實一致甫躋八袞曾不慙
遺西州者舊幾盡於是有識之士相與永喟某也晚末

世托姻誼方擬升堂撰杖操几云何不淑降此大戾感
念今昔不知隕涕亦既後時迺薦薄菲維公有知鑒我
茲誄

祭心齋文

嗚呼昔者兩翁同泛茗雪出處同道夷險同節一二兄
弟相與左右公知我心獨視我厚天之降割喪我先人
所恃惟公自公南征纍然幽憂誰其我拊公雖在遠勞
我良苦我免于喪重至京師見聞輒問遲公來歸忽得

公書不類他日心之憂之語不敢出我蘄外補得請出
關道聞公病我憂在顏馳詞未達遽以凶訃追維前書
殆其別語飯僧虎丘雪涕如灑道江而西不與喪會輶
車既脫葬且有期我病在牀感極益悲嗚呼棺不得憑
穴不得視幽冥之間永負此愧不死來歸公喪已除深
衣辦香以拜公墓新松離離宿莽荒芷公不可見曷慰
我思嗚呼公之平生多忤寡遂翫髒流落白首晏歲突
梯脂韋寧彼自賢不肯少貶山立屹然真人勃興講幄

晚遇大用屬爾而又輒去方心直道正詞勁氣壯顏毅
色崇論欲議嗚呼公兮歿而不忘而況有子肯構肯堂
率我婦子敬陳沃醑有淚無聲喟其永慨

祭叔時齋輅院文

哀哉吾叔清修博雅和緩纘粟前輩典刑薰而炙匪
棘匪徐所守靜嘿求之今人則不可得惠止一縣年近
七袞嗚呼天平其理莫詰叔始微恙舍醫弗即我來省
侍不寐通夕叔恐戚我持病自力諉曰平時氣稟素實

曾不踰時遽以易簀昔我二親教養視恤我時卅角俾
陪硯席年適相若分辨情密以婚以官長各成立其間
未嘗有數月別別最久者游湘之日僅四三年離而復
合何圖一旦遂爾永訣嗚呼哀哉此情何極一致之性
淺狹狷急豈不我規竒偏莫克汔用其愚積忤權戚幾
陷大禍旁觀為惕行不紀難語其傷物我之於叔自嘆
莫及歲晚相約嚮晦入息未能免俗破戒輕出叔方杜
門堅坐一室見之憮然又以愧色徐公有常通介若一

無存老人自為今昔因循荏苒悔往痛泣叔既全歸我服其識嗟哉族姓萬里寡特欲營義田欲講宗法叔每是之曰子之責匪曰一時相煦以濕懼不能保百年之澤叔今已矣凜凜孤特日益浮危後死何益敬伸薄奠不過萑薮哀來攻心有淚灑臆

祭孟從吾文

維己亥十一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寅魯國年杲謹以清酌致奠于近故親家從吾漕元之靈嗚呼哀哉君山

澤之儒臞森衣裘之氣骨宜堅強而壽耐胡大損于眠
食昨扶憊以造城將善醫焉是即驚竒疾之已就殆難
攻于藥石有骨肉之可望況田園之自適何沈憂之伏
痞而直為此菀結昔子夏之失明凜畏友之義責嘗引
此而力譬若至苦而奚益曾別去之未幾竟莫起于斯
疾抱孤孫以成喪增見者之酸惻始久要以期君送將
歸之行客乃先我而長往非意慮之所及亦淹速之何
計變寓哀于尊鯽嗚呼哀哉尚饗

祭射洪文

維神孔毅且仁威風惠氣剗剗全蜀乃夏五神實降火
傘中天白崖峙雪具疇敢不虔某黏臈未去此猶得奉
椒醕薦壽宮所徼福于神者無物疵癘年穀以熟則千
里蒙神休而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尚饗

祝文

謁大成殿祝文

某以諸生試郡始見學宮示有先也越三日再至于庭

惟仁之一字其在聖門未可驟語若乃節用愛人居敬行簡則某也敢不夙夜從事勉焉孳孳求以無忤于聖無戾于民者宮牆如見尚鑒厥衷

堯禹帝廟

某猥被上命出守是邦恭惟明祠實在境內祇事三日敬用典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

諸廟

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無愧于心斯無

愧于神無愧于天矣某被命來守是邦敢不夙夜敬恭
求其所以無愧者神其鑒之綏靜千里以有豐年神之
賜也

渠渡 城隍 鰲山

惟神昭德赫靈是有廟祀以食于其土而大庇其民某
假守茲來實與有民之責園利自封而莫之恤則何以
見于神祇謁之初矢辭以告神尚陰相之俾克行所志
繫神之休民實嘉賴

社稷

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先民而後致力于神也某被命守此土祇事三日未有以自見于民祇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嗣歲方開神尚陰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忘昭報以答神休

大士

惟大士以大慈悲大願力憫救一世如月在水隨所聞見莫不滿意尚惠都梁曲垂全慶某始至敢禱

三大神

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
論也神廟在蜀惠此都梁靈旂來下乃睠西顧蓋未始
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尚有以私之俾毋
為人羞眠事之始敬恭以告

射洪

盼曰遺直僑曰遺愛誰其嗣之邈矣千載惟神英烈生
為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稱著愛直

兩全何媿于古玉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
通壽公孔寧奠此椒酒英風幽寒如在左右

祈雨詣龍王祝文

禮記謂山林川谷丘陵出雲氣為風雨見怪物者為神
然則是山之泉其神而為龍也固將噓氣成雲伏光景
撼震電神變化水下土無疑矣越自分龍以來高原告
病民吁嗟求雨者日甚苦飄灑未足旱氣頗深倘如是
數日低疇且見告矣萬人之命一歲之計懸于旦夕神

其忍深閔熟視而不之恫乎潔誠以祈神其亟請于帝
驅風霆出雲雨振迅之頃澤徧千里槁乾胥浹歲則大
熟吏得以逃其責而神益以昭其所為神者民之報其
敢後

詣渠渡祠

維神廟食茲土民所信敬蓋以神之能禦灾捍患大庇
民也今亢旱已極苗且槁死人心皇皇大命近止神猶
忍立而視之歟前令以往禱不得請敢率僚吏躬至于

庭夫民望不可以久孤神功不可以久閔神其畀矜斯
人大沛甘澤活此朝夕蓋早之一日有一日之利早之
一刻有一刻之利惟神亟圖之毋舛民望以為神羞儻
以吏為不職則灾于其身以塞咎異以謝千里亦吏之
願也矢心以告神尚鑒之哉

祭二郎

鼈靈之怪鼃孽之繫三犀之刻萬羊之祭神之異蹟震
于全蜀者蓋不可殫記然考之太史公之所記則不過

曰鑿離堆辟沫水而已非水旱之為災是蓋自昔之所
畏今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無旱乾之憂則神之所以
為神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神而移其惠于蜀者用惠我
千里大沛甘澤俾有豐歲則潔牲豐盛所以壽神而報
之者將千萬祀其無替

再禱諸神

某日者焦心竭誠告于神凡願得一雨活千里民延望
又信宿矣神聽逾邈神其果無意矣乎夫神與民相依

者也。苗旱而槁，其野如赭。所謂不得食，民將流亡，而神失其依矣。豈神之所安乎？或且曰：廩有陳，粟糴費不翔，是無傷也。嗚呼！富家若有餘，貧民豈有餘乎？目前雖可支來歲，其可支乎？某行將授代去矣，不敢以去而忘其民，而遺其憂于後，以為是懇懇也。或又曰：誠意不孚，積急而求神，且張旦暮之憂，以迫之，宜神之不汝聽。是則某有罪矣。而神豈以某故重患苦吾民乎？然則某猶竊有餘冀也。惟土專城隍，惟龍司雨澤，惟渡渠禱，輒應，惟

鰲山祠最古惟德源在蜀能使蜀人不識有水旱是皆
民之望也未有靈于昔而闕于今者也合席而處豈無
一可以救吾民噓吸陰陽迅發雲雨一舉手投足之頃
化焚燠而潤澤轉枯槁而昭蘇厥靈孔昭民益以附矣
神何憚而不為此霓望終舛神旂徒及固非民之願也
亦豈神之願哉率籲忱恂敢固以請

詣渠渡

天子以神能庇此土之民而去其菑害曰雨曰暘隨禱

輒應是用嘉神之美號以寵光于神神宜有以報上施者迺今旱氣日深高原早禾無所復望人心皇皇神而亟哀斯人沛然下雨俾欲槁之苗猶得函活則其德為甚大其靈為益昭而對揚休命為無數某謹率僚吏躬拜于庭屏息俟命以刻為歲神其念之哉

送渠渡龍王回廟

比者亢暘彌月嘉氣弗効高原秀稻日就槁萎是用致神以來一意精禱不敢事語言為神瀆豈意神肯顧哀

弭節之明日而雨淋漓滂沛越三日未已也槁者澤萎者蘇千里動色曰維神之功嗚呼神勤施於民其信而可恃者如此繼自今民其益有所依賴矣某實不職三年之間勤神者再雖予取予求不汝厭敷而某寧不重自媿乎牲酒斯陳少伸答謝神其終相我穡事俾迄于成無有害某受代有日尚嗣告于神以去

二月十一日祭文曲聖父祝文

維神隕祉儲祥篤生聖子以孝廉稱則誕稱之旦奉觴

稱壽人神一理乃者首春原饗詣旨誕頒維我惠文忠
孝武德仁聖王肇新美號寵靈赫然對揚聖天子之不
顯休命以悅于親其在茲時敢因薦觴以告一堂奕葉
其尚鑒之益昌斯文惠我多士其永無斁

醴泉有源靈木有根積善餘慶篤生神君誕稱後先是
曰同物我稱斯觴敬父子悅

梓潼

日有癸卯神降之辰凡我多士齋宿以奉董修今乃克

用牲幣舉歲常非緩也惟神以壽其親者壽斯文壽斯民萬有千歲其無窮

祭蠶叢祝文

維神之靈以蠶為氏睠我都梁敬供以祀浴種條桑維其時矣神尚相之有以絲泉

闕

夫

闕

有物于此儻儻兮屢化如神則固有司之者矣然其性喜溫而惡雨神其相之俾無有害

謁府學先聖祝文

浙東

某以諸生叨試臬事至之三日再謁廟庭惟片言折獄
在聖門猶難之而況于某雖然敢不夙夜惟欽求其無
悖于經無戾于民者宮牆在上尚鑒厥衷

書堂先聖

聖道如天無往不在某適既躬拜于學矣載瞻燕居申
申天天有德其容其敢不益虔

朱文公

某惟淪以東是為先生過化之地也而某也以臬事來

自顧不肖不學大懼無以祥刑敬獄祇若明命惟有講求遺風尊用格言朝夕從事以免于世俗吏之為者始謁祠庭其敢不肅

尹和靖

先生之學以敬終始用能任道固節克配其師自吳來越祠墳歸然過者必肅某叨臬茲事未能躬拜爰用彝典尚鑒厥衷

諸廟

某猥被上命于茲祥刑恭惟明祠實在境內眡事三日
敬用典常祇拜于庭閭敢不肅

雜文

祈雨文二

沛然下雨益深僊望之情仰而呼天是亦吁嗟之義恭
趨淨宇自列危惛伏念臣素無行能安有政績愆其謬
戾已貽災氣之流行求以感通又愧精誠之淺薄旱既
太甚民也何辜願少回造化之仁亟哀救須臾之命微

機一轉生意立蘇越夕以來殷雷倣起層陰已隕于憲
霽先兆可卜于滂沱伏願深惻皇衷早敷甘霖坐使膚
寸之雲合毋撓于風庶幾方千里之間實均此澤

稻畦稱望急須一雨而蘇藥笈揚科虔致九天之禱不
勝憂迫儻遂感通伏念臣食粟無能及瓜將代妄希小
稔庶可謝于疲民詎意餘愆又重罹于亢旱祗累來者
何辜斯人夫豈無因而致然其敢以天而自解伏願哀
此一方之命救之數日之間大沛甘霖俾槁乾之胥浹

曲全末路庶成敗之稍寬

薦父心詞

跼蹐為親久瀆益高之聽吉蠲事帝甫申欲報之私雖
曰后時益虔初意伏念臣父某孤蹤自致直道靡回其
行已可質穹蒼其言發不忘宗社先帝去凶而後尤洞
照其清忠聖主訪落之初將延登于嚴近力祈香火竟
謝軒裳自感恙之日深嘗陳情而露禱所願以臣之齡
延父算以父之疾加臣身然而徒有此心難移者數百

身莫贖豈往事之忍言一念未酬恐他時之遺憾茲輒
修于菲薦庶少逭于積愆伏望皇慈特垂昭鑒儻先父
平生之大節勿墮沈淪則微臣未死之餘年敢忘戴荷
願意文

臣輒有危苦之棕上瀆穹隆之聽伏念臣歲在甲子省
覲京華時則先父某久染沈疴浸成奇恙憂惶朝夕靡
地自寧控澀忱恂惟天是籲由臣不孝莫克少延嗟流
涕以何追偶終喪而不死因循遠宦愧負初心維此季

春適當中澣昔先父實生于是日而微臣未報于大恩
是用借公宇之靚深肅齋壇之嚴潔式陳淨供載演真
科以酬宿昔之祈以冀哀矜之造伏願帝慈昭格陰祐
潛勇遊魂早遂其超升元化莫名于塊土誓堅素履仰
答宏私

入宅保安青詞

傳舍相承別有司存之舊駕輶甫至猥將使事之新輒
露愚衷上塵真宰伏念臣圓形覆蓋賦分淒涼揣己何

修永戴旃幟之造效官所至舉無凌震之虞茲叨誤渥
之榮驟昇祥刑之寄亟言于役非便其私幸陰相于過
江之餘猶籲祈于入越之後乃薦蘋羞之潔庸修藻芡
之科伏願羨錫高宮鑒垂列聖爰居爰處冀臻長稚之
乂寧載馳載驅敢昧始終之對越

疏

乾會節功德疏

招搖指而天下夏適當龍見之辰里鼓鳴而聖人生況

在虹流之地敬哀善頌仰致精祈皇帝陛下如升如長
時萬時億天所助者順坐臻寧救之功邦永孚于休益
懋延洪之慶

壽崇節滿散疏

太極生兩儀是謂先天之妙南風長萬物適逢彌月之
臨敬演真科用陳善頌伏願自今伊始既壽而康廣內
稱觴備極四海九州之養泰元授英益開萬年億載之
期

天慶觀送蝗蟲疏

坵占鳴鶴正切關情野有生蠧懼將貽害永惟此異厥
有其原豈催科太苛而田里無以遂其樂獄訟不察而
吏胥得以容其奸既積謬疵遂干乖盭顧微臣之有罪
將斯人之何辜敬扣琳宮輒攄丹悃伏願賜之霖雨護
此稚秧盡驅食葉食心之蟲俾無遺育汔致多黍多稌
之慶實荷至仁

薦楊少監疏

治鳳載翔方嘆飄飄之舉歲蛇多厄遽興起起之嗟訃
音遠聞善類短氣近故軍器少監梅坡楊公立朝雅望
治郡最聲吳會相羊諒方膺于追詔參墟蕭瑟胡又殞
于奎蹕平生未究其設施有識皆為之痛愕長身玉立
寧復斯人滿眼棠陰已成陳迹輒哀遺愛仰叩真乘以
紓此邦父老之思以見奕世交遊之誼伏願真靈不昧
白香山徑歸兜率之天惠利無窮朱仲卿永顧桐鄉之
地

修湖州路儒學疏

夫子之美宗廟有屹仞牆魯人之修泮宮實我路寢惟
湖學自文昭而始蓋教法乃治道所關須先生作棟樑
本為誰事使廬兒費藿肉良忍此心大匠不顧木章誰
主但烹瓠葉或既卷懷而逃于墨此方俛首而代之庖
支柱目前則幾成于架漏經營分表則殆類于談空用
告同盟庶幾共濟生我者太極可昧厥元勤子至他人
恐非所願不妨熟慮試為特書費甚泥沙其敢盡錙銖

之取恬無風雨然後知帡幪之功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庵疏

有騰空劍也曾飛過洞庭湖無買山銀未易卜居豹林
谷好尋真境共結勝緣提舉知觀喻義齋喜靜惡喧重
義輕利當年駕部嘗捫膝以徑歸今日仙壇亦掉頭而
不顧除書已下于碧落結屋欲傍于陰厓托我蓬廬任
渠爭席揚子草玄宅未泯師傳商山橘隱翁尚餘樂地
既平時恥言阿堵物豈一旦幻出何有宮嘉惠芳題大

開檀施買一百萬屋只在咄嗟對七十二峯不妨奇特
游德明入燕疏

故國非喬木喜見諸孫行者有裹糧坐臻千里要丘墟
于冷燭須共辨于熱心德明路教胸次真淳筆端灑落
當時一琴一鶴清甚家風今日無車無魚淒其旅別况
霞城其浸久望雲路以載馳子敬傾困誰餉周郎之急
優孟抵掌聊效楚相之談端倚賴于仁人用濟登于遠
役風寒易水且勿動遊子懷意重泰山其敢忘國士報

建城南第二橋疏二

天上人間孰為最上善郡南門外未有第二橋况當馳
驛要衝其奈斷虹斜照三百步沮洳大費支吾十一月
徒枉早須料理正好傾筐倒廩相與駕石為梁下導衆
流上通千里布施當魚鱗次不日可成往來在鰲背行
是人都喜

千里晨門南臨大路兩涯秋水中斷小橋儻袖手以旁
觀恐噤喉之若礙而况三百步沮洳倍費工夫十一月

徒枉正當時節自無煩于鞭石端有賴于捐金堪笑草
堂杜老翁自防頽岸豈若香山白居易力去險灘猶未
忘情又還饒舌把錢作鴻毛看何事不成教人在鼇背
行我心亦快

俞好問刊詩集疏

太白平生詩卷常留天地間豫章以後家派亦有江湖
集俞好問甫曾中卓犖筆下清新七步即成章莫踰其
敏一字不堪煮乃坐此窮北則容齋老山南則厚齋虛

谷大相流品儘可流傳可與運斤成風便施妙斷勿令
漏瓢貯水徒費苦吟輒與發端以諗好事

與里疏

蘭室未營雨積禾頭之濕麥舟肯付春回淚眼之枯少
報生我之恩是即如天之賜與里少府史氏諸孫俛仰
百年親欲歸于黃壤東南一尉兒已嘆于白頭事已至
難時不可失故令治命難效楊王孫孰倡義風豈無郭
元振

三皇廟疏

人之壽考康寧是均所願王者神聖工巧孰啓厥初昔
三皇與天同符為民立命河圖易畫分陰而分陽藥錄
靈樞載生而載育千萬世實蒙垂祐十三科各務精能
其在我邦盍彰顯祀日來月往棟撓樑傾木有本水有
源曷申昭報翬斯飛跂斯翼宜啟宏規用是惕然諗于
識者捐貲多助壯觀一新皇肯顧歆有風馬雲車之至
物無疵癘皆青芝紫困之功

陳守約葬親疏

遊子思親恐沒齒而有憾仁人恤患每動心于無情范公指麥舟而付石曼卿蘇子指衣帛以遺李芳叔一旦而舉累年之喪此皆盛德之善聞誰謂義財之難捨陳守約甫閩嶠宿儒志養而適四方本圖甘旨道窮而逢多難遽隔存亡竟弗逮中釜之榮猶越在菽途之次樹欲靜而風不止已矣奚追城如故而人則非歸與未遂發言欲涕決策治任莫勞乎三月之聚糧莫大乎百年

之終事寒食上塚可不如夫夏畦馬醫半夜叩門乃所望
于季心劇孟厚為之贈俾掩諸幽將古道復見于今時
而陰德必召夫陽報凡好事者幸特書之

修茶提舉司疏

羣仙司下土玉川嘗謝于月團大匠無棄材涪翁策勲
于茗椀載考唐朝之制最重顧渚之春越至于今益嚴
厥貢提舉司兼城疊組載酒開筵坐中合一家春事務
在兩州界陳詩述職筆下不惜千金之貲度地庀工眼

中不為百姓之擾蔡後丁前講求未到辰入酉出期會
孔殷老屋徒礙于清風良圖盍更于爽塏寧吾廬受凍
況敢煩人賴詩情得償豈無好事庶幾叶力相與盡心
龍護密雲金線泉更添新樣燕巢大厦綠莎廳不比舊
時

陳正則問銓疏

一飛而待三年不妨高舉宿春而適百里姑試遠遊雖
云拾級而升可無投臂之力正則學正蘭茁其砌青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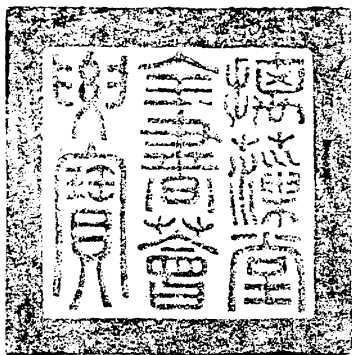
于藍綽有修能雅當字以正則未除豪氣豈但坐之下
牀項者長城之行難為短袖之舞治槃有首宿良可永
歎披腹呈琅玕未能少快問銓已迫擬步猶遲誰謂爾
歌慨慷而之以之千碑兀且濡近渴何觥飲之能須更借
好風得葦航而竟去凡我同志幸為特書

張剛父助婚疏

迎爾相承宗事穆卜佳期間有客使前羞宜仲慶遺昔
阮宣子當長年而受室若晉名流爭先至以出錢固非

直賀娶之辭蓋亦古勸婚之意可無禮貺以倡義風况
吾剛甫學正菽水怡顏絲蘿締好綵衣而偕萊婦始是
萬全柴車而迓少君或云太簡買羊沽酒好一洗苜蓿
槃撤帳攔門須大開芙蓉褥相與作成于和氣庶幾焜
耀于餘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稱壽明朝前巷共看
百輛之送將

陵陽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祺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謄錄監生臣王秉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陽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九十

集部

陵陽集卷二十三

元 牟巖 撰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東晉書
承源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儒先爰考淵源之自相
與社祠而尸祝庶幾目擊而道存惟七先生實萬世祀
衣被雖徧于天下脈絡尤繫于湘中蓋關洛之傳實自
春陵而倡蜀閩之老其惠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

之餘郡乘乃獨無揭虔之所寧非欠事或者厚言期會
簿書我猶未免于俗道德性命人亦且以為迂然宅家
方新于表章豈承學反昧于宗旨乃規爽塏乃闢堂皇
不日成之未始勤民之力高山仰止竊希尚德之風凡
其致知而力行與夫興化而善俗具存本末隨寓著形
恨不搯几杖而從之則有若謦欬乎側者深衣大帶緬
懷師友授受之親秋菊寒泉勿替歲時奉嘗之敬修梁
舉矣善頌發焉

兒郎偉拋梁東地闢天開一畝宮
吾道至今如日揭
後先諸老發明功

兒郎偉拋梁西州宅相連屋角齊
欲盡承流宣化職
須將此道達民迷

兒郎偉拋梁南對面雲山翠潑嵐
自有此祠師道立
明倫稽古足相參

兒郎偉拋梁北伊洛湖湘同一脈
師友淵源萃此中
規模雖小開三極

兒郎偉拋梁上景行可行山可仰愧我拳拳但此心
安得從之操几杖

兒郎偉拋梁下洗石開池更清灑躍者自躍飛自飛
活潑真機誰識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術光昭人文增盛川融山峙莫非
吾道之流行政簡刑清是即諸賢之福澤

詞

木蘭花慢

錢公孫倅

山城如斗大君肯為兩年留讀易堂前脩然松雪留得
君不天邊乍傳消息趁春風歸待翠雲裘留取去思無
限江籬香滿汀洲不妨無蟹有監州臭味喜相投怪
底事朝來驪歌催唱喚起離愁羨君戲綵脫却一身輕
無事也無憂昨夜夢隨杖屨道林岳麓同遊

千秋歲

壽黃倅

平分敏手更覺山城小聊岸幘時舒嘯當年溫浦月偏
照香山老頭未白而今半百纔踰九

半百過九年
樂天詩也

共

說東園好問春餘多少紅藥晚金沙
早花須風日耐人看功名久催洗
醖對花一笑為君壽

鷓鴣天

壽何簿乃尊

鳩杖龐眉鶴髮仙詩中有史筆如椽
愛蓮自是平生趣吟到梅花晚更堅
珍九鼎食萬錢誰如有子綵衣鮮
蜀陳舊事君須記貴盛還當具慶年

漁家傲

病枕逢逢驚曉鼓那堪送客江頭路
莫唱驪駒催客去

風又雨花飛一片愁千縷
折柳淒然無剩語加餐更
把舊衣護泥滑籃輿須穩度雲飛處親幃安問應旁午

水調歌頭

壽某

表海歸來后眠食喜清安身輕于鵠上下山北與山南
何必交梨火棗自是霜筠雪栢歲晚越堅完摩詰本無
病微笑指蒲團天有意留一老殿諸賢平生出處何
似試把二蘇看惟有黃閣最貴况是龐眉最壽九袞閱
人間持此為公壽即是壽元元

念奴嬌

同前

山之天目蔚岩崑最佳泉石見說老龍高卧處正擁深
深寒碧獨閱雲霏人思霖雨未許無心出蒼崖赤子而
今誰為蘇息昨夜涼透西風玉繩晚澹喜見歸鴻入
十二虛皇凝竚久飛下陸離宸畫綉鹵使名洪樞銜位
催綴新班立旂常婀娜要陪沙路清蹕

賀新郎

同前

雲擁油幢碧睽蓬萊宿緣一紀竟須公出上界清高仙

地位耿耿為民還切此自是平生願力雨後新颺涼如
濯喜湖山千里皆生色便乘此問閭闔 殷勤好與磨
銅狄炯精神依然未老鶴標龜息造物生賢非無意偏
近中元時節試記取平園萊國况有盤洲當家樣百年
秋恰已升樞極繼盛事看今日

洪文安乾道己酉六月樞密八月叅政九月
兼同知十二月相

滿江紅 壽樞密

七筴新春問底事以人為日記正觀鄭公恰至名因人
得况是今朝生上相老天著意尤端的便喚為人日豈
徒哉公人傑 宇宙要公扶植善類要公收拾願我公
千歲長陪丹極山立揚休人正健耐寒綵勝簪華髮看
年年天際不曾陰真奇特

水調歌頭

壽福王

某官慶輯皇家祥開赤社秋乃萬物所說揆度正中
福者百順之名若時並錫天地其壽宗祐之休敬陳

樂府之辭仰致閼宮之祝

叔父茅封貴先帝棣華親平生為善最樂夙德究天人
玉葉金枝方茂瑤沼丹壺如畫光景正長新五福一曰
壽萬象總皆春 正秋分記初度絃繡纏麟傳宣來自
絳闕瑞采蔚輪囷樂有鈞天九奏尊有仙家九醞翠釜
紫駝珍笑把南山指還以祝巖宸

陵陽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一

集部

陵陽集卷二十四

元年獻撰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為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嘗著易通六經釋疑義號為

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
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為青神宰考子說性剛
介青神當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
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以為難曾祖妣陳
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生于慶元丁巳髫鬣嗜書十
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遊蜀學成都石室郡四
方士殆萬數先生試輒上游已而嘆曰是不足為吾學
歸閉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遊者日益衆普慈素

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為講會坐臯比者皆宿儒大師
士不憚裹糧競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擊連折五鹿君
會下竦服早遊秀岩東牕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
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至家塾先生以
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過夜分未嘗假以詞色
諸生一笑語稍譁一步趨少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
聲呵責之人謂焦先生弗足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
東流落阨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紬繹經傳考

訂同異以不足日為事其後先生家于吳書問往還無
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輒累月子弟奉巾屨侍左右
不敢怠與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
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誼
皆願交退菴吳公朔齋劉公雙谿李公前後交聘先生
獨從朔齋雙谿而于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稱一時往
往質諸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游強以往
凡書翰墨以煩先生嘗建小學屬先生為之規約甚備

先人得罪權貴人歸卧茗雪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出
先生連蹇名場淳祐癸卯甫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
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學縣皆設官調台州寧
德縣丞丞廳催歲役錢為關子九萬有奇人逆憚莫敢
向屢更聊攝弊益滋積逋如山而諸吏攬上戶相表裏
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乃條畫詣郡白之
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痛癢相關盍立定期往專卒乎毋
徒困其子守戴侯恫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舊相識留

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敬嘆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戶與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鈔者納未幾負者畢斡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戶預借之弊盡草先生初與二卿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頤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屢羅致不就舉以關升應詔薦士復以先生為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

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汝南旦評之譽蔚為人物
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重如此趙侯子寅來為守
未識面亦以所知舉先生寧海為葉公通德里公角巾
還第先生候之郊垌公猶不忘昌國時一見喜甚摘賞
贄文警語再三間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
容口迨解歸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而先生已無意榮
進矣過越則堂力要權檢法官先生亦為之盡心獻議
務得其情使者出循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驛

致行司日不下十數牘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
平反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繼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當
來趣為裝將歸某亟書丐少留願受教先生曰子以一
致之性處羣物之會吾為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
雪岩先生洪公起帥越兼庾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准
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為樂退輒掩
關餽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脫誤踏差幾不
可讀先生欲白府刊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公所編文

章正宗屬先生校讐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
即倉司置局字字參訂雖盛夏弗置所釐正藁已具未
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牘閱書策
應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徃省先
生使人逆拒之固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
先生謝醫却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
忽痰薄咽間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
也某以諸生實制服受弔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

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于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
不忘尤粹于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
士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考互繹
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為改易
其于象數制度名物口講手畫粲然可觀以至訓詁義
疏一語之疑一字之訛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
倫類博通本末談貫世之號為儒者未之能及也每嘆
學者好高騖遠躡等凌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

物為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心身整齊莊肅曰
不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講學則樂于開導誘
掖旁引曲譬疊疊不倦其詞氣反益寬平真得講師三
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
矩如奉圭璧終日兢兢未嘗見有燕惰之色不欺暗室
不愧屋漏先生有焉威如之教行于家嚴不可犯然其
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于誠與人交篤至周盡
終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輒稱道

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篤于禮垂老不廢
雖童幼亦與為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知之
于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親不可疎言不及利徧游諸
老而貧自居環堵蕭然無擔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
一室藝蘭菊列圖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
歲月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閭化之公卿大夫敬
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是勤益有
為乘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宿于其官者

所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于文根據淵源力宏以肆大
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鉤章棘句巧擘輓而窘邊幅者
先生所不為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
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唱酬聯軸筆法尤適勁逼歐
柳寘之名帖中莫辨也為金石書者以不得先生書為
憾如岷峩樓記喻德君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
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樗庵老人有論語幼學說
易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

信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于家始先生逾四十不要大父以孫明復邵康節之事感之娶史氏省元元一之孫子男四人壽文起潛待省進士黃中為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文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見心奎壽晦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術如胡翼之孫明復使

其稍進于時必能助成王德有補世道而位不配其德
用不究其學貴志以歿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哉某忝
角受學先生先生視之如子耳提面命以至成人雖不
敢自謂有得于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日間師
訓以不為小人之歸詎意一旦梁壞山頽嗚呼已矣無
復可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患難餘生志氣頽落
方為門牆羞其何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遺意詎
不得辭顧葬日薄迺掇言行之大畧著于篇它尚多所

遺無以發先生道德精蘊此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倘
矜而賜之銘尚有取于斯焉

墓誌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吳興郡東踰一舍有雪崖朱氏之隱廬雪崖未嘗入城
市蓋自知止足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辛丑春其子天
錫來為郡學正相與往還因稔知日用間事居三載學
正代歸稍不聞問而雪崖已下世矣善人云亡又重為

之慨嘆一日天錫墨衰造予拜而泣曰自喪吾父抱痛終天支綴餘息未嘗倦以有大事在幸既卜遠顧墓道之石無刻辭胡可謂孝願矜而畀之銘庶幾遺善永終長存九原有知不悼不幸矣又泣而拜嗚呼予忍固拒終没人善不以慰其孤而紓其悲乎按狀雪崖諱嗣發字士榮姓朱氏其先自徐徙揚十世祖巽宋天聖中禮部尚書巽生尚尚生存之其間仕者不絕如綫當炎紹之際避兵至郡之烏程常樂鄉地曰東朱適與姓叶遂

占籍焉曾祖說將仕郎祖信京學諭父文質迪功郎力
善務本益衍以裕雪崖生端平甲午夙通敏嗜書嘗以
登仕郎就漕試不利輒棄去顓志奉親日調護其眠食
不肯離左右甲戌初事會方殷由督屬超補官資後遂
以朝奉郎致其志厥既歸遂杜門罕出治田園整廬舍
聚書延師教子使克有成立世方以儒相詬病獨能修
學宮禮賢士與流俗異趨聲譽益起中丞崔公或馳驛
相訪辭不行郡守李公彝秉同知徐公琰舉克提學學

校官亦不受勉清隱處士之號以雪崖扁其便齋標致
高矣為人恬淡簡約桐帽棕屨徜徉山水間吟嘯自適
然性篤厚頗信內典卓庵剏橋作諸利益事貧者解衣
推食病者予藥死者給槨無所靳癸卯歲大祲民艱食
饑殍流亡相系于道雪崖慨然倡義捐廩或捐價以濟
或計口以食自春及秋遠近之人賴以全活無慮萬數
皆舉手曰生我者朱師子也郡邑省臺次第列其狀宣
撫使博采公論具以實聞于朝且諭郡邑推表其門曰

清節朱氏道義之門人皆榮之會子舍歸侍拜慶人士踵門舉此以賀盛事萃一時雪崖雖病倦意甚喜強起為加餐謂當掃浮穴以享上壽踰年寢疾戒其子以忠孝立身勤儉保家喪葬宜從約已而焚香默坐脩然而逝大德甲辰四月九日也鄉人德之往往出涕而疇昔賀者亦共嗟惜焉娶沈氏前太學進士應桂之女男一人天錫孫男福孫孫女二人俱幼以乙巳正月廿六日癸酉葬于東職里餘慶之原予惟雪崖平生言行類可

紀而捐廩之舉尤有德于民昔成都黃承事平糶賑饑
有陰德張忠定公詠時為帥守一夕夢府君揖黃承事
坐于忠定之上雪崖益無愧于黃承事矣有陰德必享
其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乃銘以誌焉銘曰

百年之計惟德是樹栽之培之匪積曷裕世或趨利苟
且旦暮皇恤厥德為他日慮於惟朱氏筆橐華緒十世
復昌繇積累故賢哉雪崖仁性天賦爾饘爾粥全活耄
孺我書我詩保守澹素以儒為官有子克副年開八袞

榮及三釜乃表義門乃著清譽人所難得己獨兼具夫
復何憾含笑泉路負土為山孝思遠慕鬱焉松楸春雨
秋露自葉流根永篤爾祜是曰餘慶雪崖之墓

朱山長墓誌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君望卒于吳興寓舍以喪歸葬毗陵
從先墓其志也孀孤共載哭泣感行路予嘗為詩吊之
越三年其姻家采石山長繆君叔晦過予曰朱君之墓
有宿草矣長壻池州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朽

者敢以其孤見願矜而畀之銘予固善君望視其孤孱
然弱也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攷焉按狀君名自期
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
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漕貢進士妣汪氏繼趙
氏自其祖寶祐間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
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他日必昌吾門景定辛
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磨礪以須屬
時多故束書入山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圯

君來為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籍舊觀寢
還士論稱之又為安定山長時寓祠溪亭回視故宫異
物充斥勢不得爭喟然以嘆乃節浮費叶衆議惟新是
圖得曹氏廬改創書院後遂遷焉盟薦有所以教以育
推厥攸始實自君望又損己俸造籩豆可謂知禮者愛
是邦佳山水秩滿待選乃買屋以居昔者胡安定見徐
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節孝因思頭容直心亦直君望
乃以此為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文公為作

古籀焚香端坐讀書其間暇則往來南北諸山從容觴詠與朋友共樂丰儀秀整性行溫雅樂道人之善內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困乏者輒賑贍之無所靳人皆稱為善士庚子春忽念先塋當以時汛掃扁舟亟歸道得痰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為其卒三月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進縣占石之原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之女先十七年卒生五女長妙雲適錢适次妙寧適柴嵩妙惠適婁英發妙淑許

適鄒志孫妙由許適趙由琥繼室沈氏生二男長文俊

次文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适弟庶
女三人妙素適張復妙觀妙善尚幼異時進取之士馳
騫不足從鄉貢已難況得入太學尤難益有槁項黃馘
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之間領鄉薦補太學兼取
人之所難得造物豈無意然崇化之席未暖而去邇回
濡滯又二十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延以待何始
豐終嗇耶有二子而女十人其壻皆高門大族名士之

家力能經紀其喪還窆故丘遂其始志又擇師教二子
使有成立造物之報益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故上章因敦感時春暮夏畦馬醫皆
上丘墓我胡不如星言歸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云其
何依若祖若父成願初志銘魂歸厝松檟良久慰爾永
慕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野翁禪師塔銘

始予聞野翁為本論疑焉及觀其所謂本則曰吾宗本

曹溪曹溪本達摩心傳面命具有先後其傳愈遠支派互分然本未嘗不一也野翁一本乎禪故有此論且深以競華逐末為世戒在其法中庶乎知本矣其何疑于是野翁之葬且三四年其後弟子即是來自鄞越以覺恩上人所次遺事求銘厥藏按師諱烟野翁字也越新昌張氏生嘉定癸未年十一出家投邑之大明寺僧大轟為師端平乙未祝髮受戒夙具聰敏有志于道負笈從台東掖憲法師習天台教居數歲棄所習復從大轟

大轟課之特嚴其長而克有成者轟之教也端嘉以來
吾蜀癡絕冲公無準範公倡道東南學者傾向皆願為
之徒師首從癡絕于道童一見刮目坐數歲大有警發
乃之徑山見無準時問道者肩相摩師年最少機最捷
無準亦驟進之又數歲往造大慈濟大川之宣明舉臘
月火燒山話擬對竹篋挂之當下有省因留不去川本
靈隱以為書記力辭且薦歸雲度禪雲盛有詞藻人多
師焉讓焉後掌記履齋吳公判郡知其人俾出世自大

慈遷延壽又遷香山越丙子屏迹雪竇靜閱世故會杖
錫遜席不得避一住十二年靡懷不在鄉里剡川自更
兵火積骸滿野即收聚焚化殆有萬數設水陸大齋于
石佛寺前廣為說戒惠及枯骨矣山多虎暴人家小兒
橫遭咀作驅虎行聲其惡而去之虎巖靈隱願以師補
藏至則大新僧堂及諸寮舍學徒四來振起遯庵密庵
時氣象無錫官河客舟一日而覆溺者三十八人師憫
之斲石為尊勝幢六級其長一尋有半自為銘刻而立

之洲渚之上施食設以拔沈寃三年東歸遊雙徑雲峰
有遜堂舍葢意亟微服還杖錫扁其室曰晚泊閉戶書
法華經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雪竇虛席衆
謂無以易師因共舉師育王亦爭欲得師不能奪寺榜
應夢名山昭陵所感穆陵所書號為勝處師益喜得此
雖歲苦缺食兩持鉢浙右不憚也用賓禮延致東岩石
公相得歡甚它日行寺東偏岩謂師盍遂即此營菟裘
既成家性存之巽書寄幻二字揭之挹乳峰珠樹雪瀑

映帶左右師往來遊憩禪宴其間隨化委順意甚自適
壬寅八月十五日升堂語衆勸厲極慈切益自別也衆
請留偈笑而不答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遂
塔焉壽八十臘六十八度弟子若干人師為人寬厚篤
實病者與藥貧者周之隨意作佛事不藏人善片言隻
字稱道不容口文集十卷該淹經史詩偈尤灑落每升
座記禪人騷語聯絡貫串總為一說而條分縷析各中
肯綮頗效癡絕云如周伯弼家則堂文本心黃東發舒

閬風咸與之遊予謂野翁立談不忘本臨行不留偈遺
戒不茶毗塔而銘之豈師意乎其徒是之謂曰寄幻銘
曰

一切世界及一切法無有堅固幻依幻滅幻既俱空所
寄何地而復于何寄于所寄幻則非寄寄則非幻強立
名字未離二患欲問寄幻寄幻久寂瀑流千丈雪峰之
側幻為奇觀砰處濺電凡有耳目如夢斯覺迺刻堅珉
與寄幻對幻身何在法身不壞

龍源禪師塔銘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為乙巳七月其記室懷珠裒次遺事偕其徒希渭來求銘心源之塔予尚記歲甲午訪師雲峰留三日窮極幽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翰林修撰鄧善之再至為師喜見顏間舍予高閣煮茗話舊夜無倦色明日下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為死別也留耕先生王公伯文先朝名執政與先存齋忠義相期議論同肝膽同而予亦復交其子若侄師益公之族

也故惓惓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諱介清龍源號也
世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田縣尉父良輔知黃岩縣母
蔡氏素好善嘗夢神人介而進一子曰是善知識當生
爾家果娠而生師幼不如葷年七歲喜看佛經長益通
悟泛覽經史百氏父知其不凡俾出家于郡之雪峯居
半載行脚出飛鳶嶺抵義興法藏得度于一峯齊禪師
年十五薙髮受具戒遂徧叅諸方是時靜慈石帆衍靈
隱退耕寧徑山虛堂愚皆明宿德爭欲致之師頽然山

立舉動雍容言旨閒雅志不苟從適游吳興道場東叟
穎以為典賓繼東叟者無等融即請師為內記力辭絕
江過育王謁寂窗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為侍香次掌藏
鑰寂窗自枯禪枯禪自密菴得其傳授皆南閩偉人師
世出四明壽國遷開壽有史督相之子州尹見師行解
相應捨開壽行府與師營菟裘曰四明蘭若為終隱計
未幾道場虛席兩浙諸山舉師錫來此山蓋唐刹自熙
寧間大蘇公遊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其選

不輕畀也丙子劫火洞然化為瓦礫迨乙酉凡十年舊
觀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建大佛寶殿金碧
輝煌像設華好次建觀音藏殿募大藏經五千四十八
卷及旃檀林列翠閣蒙堂法堂僧堂之等鐘鼓法器由
中徂外煥然一新四方衲子聞師之風挑囊負鉢袂屬
肩摩雲歸霞集於是聲達帝廷欽奉綸言賜金襴袈裟
敬受法旨加號佛海性空庶少答其道心精勤之所成
也辛丑六月三日忽示微疾索浴淨髮書偈曰佛座有

千劫我坐十七年說甚生死義古今無後先脩然而逝
時當庚伏停龕七日神色不變閣維後頂骨牙齒素珠
不壞者三壽六十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一百五十餘人
今住崇恩士洵為之上首寺初無三塔師以為歎間語
其徒士芝等圖之乃捐己財買朱氏山于寺之東勅建
三塔且併請為師壽塔于其旁庵廬既成師遍之闕心
源芝等又集衣資買田以供香燈之費俾行者職灑掃
滿三歲則推其名次之居首者度以為僧而禮當代住

持以改名已復禮塔為師其規約如此至是遂瘞焉世
率謂種種佛事皆有為法此未足論龍源然龍源建立
亦因其時之所可為而盡其力之所當為非為己而為
也故終歲有為而未始有為如必為此而為法一切諉
之不為則澄觀師之僧伽塔昌黎公何以稱其公才吏
用之過人而以其靈骨已老而為之歎惜耶師之願力
亦弘矣銘曰

留耕之裔密庵之傳燕坐雲峯十有七年應緣而出緣

盡而逝居然一旦水解蟬蛻吾性本空無亡與存是謂
佛海龍源之源酌之不竭無古與今是謂龍源方寸之
心乃營三塔而四其三是謂真宅心源之庵各自道場
無乎不在處處光滿亦無雜壞維爾子孫視我刻辭如
未見師自源求之

東臯友山恭和尚塔銘

四明慈溪福昌院友山和尚之塔久未銘壬寅秋雲門
恩上人錄其行實與其宗旨自集賢趙侯子昂所來求

文以刻柳子厚嘗謂葬大浮屠得用碑晉宋多法梁多
禪唐多律而所銘南嶽諸律師頗病夫言禪者不徵旁
行拘則泥物誕則離真真離誕益勝若深有取于律必
將用毗尼為室宇而慧為戶由定發慧一歸真源無大
小乘也其闡揚龍樹之道南嶽天台之教甚大顧予未
之學或曰此吾法中良其背其道光明益戒定慧是雖
然何以銘友山按狀師名智恭字季禮友山其自號慈
溪陸氏子陸故大族母周感夢而娠生嘉定丙子早孤

母改適王氏挈以俱性聰悟稍長誦書輒能記惟喜啖
茹止庵文喆師在德潤湖華嚴院持律甚精往依焉服
勤不懈年二十祝髮受具戒日以律為務能通旨義淳
祐初更從佛光晦岩照公于南湖延慶覆講有機辨不
滯文字乃入觀室居三年與儕輩十人者然指禱旱輒
大得雨歸結茆薰孝子祠後以便養母堪笑翁頗相規
切用其語即邑之東臯剏精廬為接待飲食藥物百須
具往來者賴之因以誘進初學無不滿意後愈開斥遂

為福昌縣院尊止庵第一開山示不忘本也有良田若干頃歲用平斛入其租使佃自槩量嘗有刻石于題曰入門不問方隅托鉢不限鐘鼓用心平廣類若此時出遊諸方徧如禪老多所悟入卒定宗旨嗣佛光咸淳中白雲堂舉鄞之布金則力辭不就自是數載益疏外務恨山不深林不密焚香默坐惟茗是事修比僧使過而禮之號以法惠招以悟真而師泊然無意于世矣戊子歸老子庵墓廬曰冢間育王珙公遺詩曰聞得去年交

院事世間誰識老師心友山得之意殊喜癸巳九月從容示病越五日書偈逝去闍維齒不壞即塔于冢間在華嶼湖之右臘五十八壽七十八度弟子宗要宗孟若干人宗要侄初傳業能守者也友山恬靜安詳舉止中度雖褊鞋布襪而精神照人不可塵滓未嘗有嗔怒好拯饑周乏繕舟梁治道路以作佛事華嶼白龍祠久圯敝則新而大之平生交游多名勝士晚歲修廬山蓮社故事舉小彌陀懺勤同社簡而易行僧俗樂從皆書某

曰蓮公標名錄間為五字詩有金碑點示及惟心觀起
教觀二義人皆抄傳曰東山韓僧亦知問經歸敬焉昔
我先人存齋翁善佛光當時弟子如友山者殆不可復
得慈感少愚同門也實與恩上人胥趣銘恩亦辯博有
信行銘曰

止吾師也山吾友也吾以為歸與吾同體非山非止是
曰真依華嶼之湖塚間之塔龍護持之山空月明無法
可說龍之聽之

陵陽集卷二十四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王秉鈞